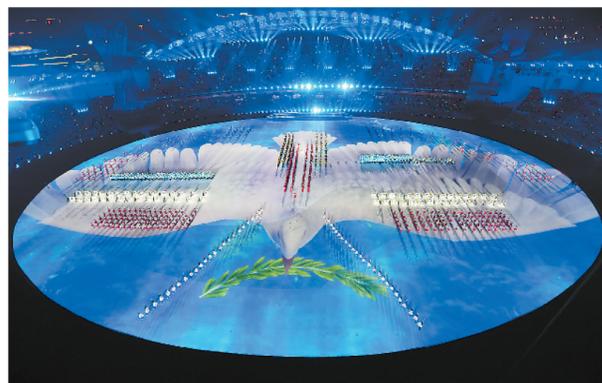


# 我梦在蓝天

■赵广砚



## 文化视界

# 高诵和平的诗章

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开幕式观后

■余义林

第七届世界军人运动会的圣火熊能燃烧的10天,近万名各国军人运动员在江城武汉演绎一场盛会:不同的肤色、不同的礼仪,场上是对手,场下是朋友。赛事规模创新高,27个大项展开角逐,为军体历史增光添彩写新篇。勇气与血性的交锋、友谊与和平的交响之外,本届军运会壮丽恢宏的开幕式依然让人津津乐道,尤其是美轮美奂的开幕式文艺表演《和平的薪火》。会场上浪花飞溅的长江黄河,凌空飘下的丝绸之路,真实再现的《清明上河图》,以及令人不可思议的忽然水上行舟,瞬间河上架桥,飘然桥上行人……这样一场绝对震撼的360度全景式、立体式空间表演,极大提升了本届军运会的魅力。

《和平的薪火》的成功,首先要归功于其高远的创作理念。思路清晰、视角宏阔,为演出带来了深刻的内容:以五千年华夏文明为依托,以“和平的薪火”为主题,围绕“共享友谊、同筑和平”的赛会主题,通过“以和邦国”“以和为贵”的中华五千年文明核心思想,向世界传达出中华民族对和谐、和平、文明的崇尚与追求。同时将“止戈为武”的中国传统军事思想,穿插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之中,传递了中华儿女自古以来追求和平的愿望。上篇《泱泱华夏 生生不息》以历史为脉络,一路回溯悠远绵长的中华文明,以薪火相传为主线,串接起一个个关于中华民族热爱和平、生生不息的篇章片段。展现源远流长的华夏文明、博大精深古代军事文化和为推动人类社会进步所作的卓越贡献。下篇《路路相连 美美与共》则立足于未来,展示我军实施改革强军战略的新成就、新风貌,体现威武之师、文明之师、和平之师的新形象。

任何伟大的内容都必须依托形式才能存在。如果没有我们看到的那些标新立异、匪夷所思的艺术形式,《和平的薪火》恐怕也不能达到让全场上万人欢呼呐喊的效果。比如在节目开端,一位身着绿色军装的中国军人在奋力奔跑中化身成一只洁白的和平鸽。这时便利用了影视效果,让和平鸽从意大利罗马、克罗地亚萨格勒布、意大利卡塔尼亚、印度海德拉巴、巴西里约热内卢、韩国闻庆这前六届世界军运会承办地飞过,然后飞临长江大桥,进入开幕式体育场,从而使《和平的薪火》的序幕分外精彩。随后,舞台中出现一湾碧水,象征着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波光闪闪,生机盎然。从“岩画”中走出华夏先民们,钻木取火,歌之舞之。他们从河水中捞起片片甲骨,化为美丽的方块字浸入大地,远播四方。又比如在“丝绸之路”一节中,天空中忽然飘下一幅巨大的纱,丝绸之路、敦煌壁画的影像都投射到这巨大的纱幕上,让人仿佛与浩瀚沙漠、百尺楼台近在咫尺,再加上一支看不见也望不见尾的骆驼在场上蜿蜒行走,几乎令人瞬间产生幻觉,不知今夕何夕,身在何方。再比如“复活”的《清明上河图》,苏东坡站在船头,高声吟诵着“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而他的身边是清清的河水,水面上有船,河上架起弯弯的长桥,桥上走着悠然的古人……千里江山如画,古圣先贤纷纷穿越而来,云蒸霞蔚,四海升平,好一幅盛世画卷!

人们在激动之余,在欢呼之后,才回过神来:这神奇的场面是怎样实现的?每一个节目的众多演员如何凭空出现在舞台上,又如何消失不见的?还有那条巨大的河,水是从哪里来的……可以说,这场惊艳了世界的开幕式演出,给大家留下满腹疑问。在现场观看文艺表演的笔者一番“打探”之后得知:原来有600多名解放军官兵,为这场演出成功提供了重要保障。

这次军运会开幕式在武汉体育中心的体育场进行,硕大的舞台表面上去平整如地,其实到处是暗道和舱门,舞台下面更是机关重重。这些机关和暗道,都需要人来控制。舞台什么时候要变成河流,什么时候要变成草地,什么时候要出来演员,什么时候要出现亭台,都必须做到完美配合、衔接紧凑。谁能担得起如此重任?唯有军人。

“啊,体育,你就是和平!”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曾发出这样的赞叹。在第七届世界军运会落下帷幕的时候,我们不妨再次唱起主题歌《和平的薪火》,让这次盛会永记青史!

上图:美轮美奂的第七届世界军运会开幕式文艺表演。

新华社记者 李 尔 摄



“我爱祖国的蓝天,晴空万里阳光灿烂……”2019年10月1日上午,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的阅兵仪式现场,当人民空军空中梯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时,有一首歌的旋律在天地间久久回荡。

这首歌就是传唱半个世纪之久的《我爱祖国的蓝天》。曲作者叫羊鸣,1934年7月出生于山东蓬莱,原空军政治部文工团艺术指导,国家一级作曲。每次提起参军经历,羊鸣都觉得自己十分幸运。

羊鸣原名杨培兰,7岁时跟随父亲“闯关东”定居辽宁省宽甸县。1947年冬,这个13岁少年改名杨明,谎报自己已经15岁,高唱《八路军进行曲》,高呼“保家保田,解放全中国”的口号,参加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没多久,他被分配到安东军区文工团。1949年冬,在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新年前夕,他第一次以笔名“羊鸣”发表了自己写的歌谱。之所以起名“羊鸣”,是因为有的战友说,他作的曲子像小羊叫。羊鸣觉得这个名字充满艺术感。

70多年的创作生活,文艺老兵羊鸣始终笔耕不辍,写了很多优秀的空军题材歌曲,诸如《蓝天抒情曲》《晨风吹过机场的小道》《蓝天上的一缕春风》《国旗在蓝天飘扬》等,这些歌曲反映了部队战士的精神风貌,对提振军心士气起到积极作用。特别是《我爱祖国的蓝天》,几十年来,它几乎成了人民空军的代言曲,激励无数热血青年投身空军。

那是在1961年,人民空军成立的第13个年头,27岁的羊鸣和30岁出头的阎肃来到驻广州空军某部当兵锻炼一年。每天天不亮就跟着机械师做飞机维护,

到停机坪擦飞机、打下手,傍晚迎着晚霞送飞机回机库。在和飞行员、地勤人员的朝夕相处中,空军官兵的壮志豪情撞击着羊鸣的内心。

回到北京后,当羊鸣拿到《我爱祖国的蓝天》的歌词时,创作热情瞬间涌了上来,他要把对蓝天白云和飞行员的情感全部融入音乐之中。羊鸣一气呵成,不到1个小时就完成谱曲。歌曲展现了飞行员热爱祖国蓝天、保卫祖国蓝天的情怀。1964年,这首歌获空军文艺作品一等奖,并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届文艺会演中获优秀作品奖。此后,久唱不衰。

羊鸣说:“曾经仰望的蓝天,曾经放开的歌喉,都在他们凝望的目光中。凝望他们的凝望,我人生中最深的缘分,我心中最永恒的旋律,是歌剧《江姐》和歌曲《我爱祖国的蓝天》。”

“红岩上红梅开,千里冰霜脚下踩,三九严寒何所惧,一片丹心向阳开。”红梅绽放,几度芳华。创作于20世纪60年代初的歌剧《江姐》(与姜春阳、金沙合作),一上演便轰动全国,至今历经5次复排仍反响巨大,成为一部经典之作。回首歌声飘过的岁月,曾经的艰辛与辉煌,曾经的坚守与执着,仿佛仍在耳畔回响。

1962年10月,阎肃把歌剧《江姐》的剧本写好后,羊鸣、姜春阳、金沙3位作曲家便全身心地投入音乐创作中。他们多次采访小说《红岩》的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和江竹筠烈士生前的战友,参观了渣滓洞、白公馆、华蓥山等旧址,学习了京剧、河北梆子、川剧、越剧、沪剧、婺剧等剧种和四川清音、四川扬琴、杭州滩簧、金华滩簧等民间说唱音乐。后来

他们封闭在招待所夜以继日地创作,经常连续工作近20个小时,房间内灯火通明、歌声不断。羊鸣回忆当时的创作情景感叹:“其间的过程如同炼狱一样艰难,每个细胞都得处于兴奋状态,体力消耗非常大。我那时不能动感情,一动感情就哭,压力大得都快神经错乱了。”

功夫不负有心人。1964年9月,歌剧《江姐》在北京首演,获得满堂彩。主题曲《红梅赞》不仅成为江姐的化身,也成为整部歌剧音乐的支点。其婉转动听的旋律中流露出柔美之气,弹拨节奏中亦透出阳刚之气。羊鸣说,当时就一个念头,一定要把最美的音乐给江姐,否则就对不起她。

歌剧《江姐》成功了,主题曲《红梅赞》唱遍大江南北,然而,流淌的音符险些断送作曲家的创作生涯——羊鸣病倒了,得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那真是从血液里喷出来的东西,是经过煎熬出来的东西。”由于写歌剧的时候过于投入、亢奋,导致他严重神经紊乱,无法入眠、手心出汗、手指发抖,眼泪控制不住就流下来,不能听任何声响;去食堂吃饭,他忍受不了嘈杂的声音,饭都不吃就逃出食堂;去理发,剃头的电剃刀在耳边一响,他就受不了,顶着剃了一小片的头回家了。有位医生告诉他:“你长时间超负荷地工作,透支了,要医治、要休息,要经常到公园等开阔的地方走走。”羊鸣听从医生的话,一天去天安门广场散步时,正逢下大雨。有熟人看到雨中散步的羊鸣,回来一说,就有传言传出:“羊鸣疯了,在雨中狂奔。”

几近崩溃的羊鸣住进了医院,每天服用大量的镇定药,半夜起床上厕所走在走廊上都会突然躺在地上睡着。羊鸣一度以为,自己的创作生涯就此结束。整整休息了一年,病情才渐渐好转,却落下失眠和高血压的病痛。时至今日,每晚睡前依旧要服用安定片,才能入眠。

但是,看到歌剧《江姐》一次次复排,

羊鸣很欣慰,也很激动。他说,只有认真真,才能出好作品。85岁的羊鸣,依然记得当年启蒙老师告诉他的那句话:“要想创作出好的音乐,就必须到人民中去。”这是羊鸣用一生来践行的话语。时代变迁,岁月更迭。歌剧《江姐》历久弥新,持续散发着革命英雄主义的永恒光辉。红岩精神、红梅品格,内化为中华民族精神的一部分,深入到千千万万人的心中。

旋律是心灵的写照,曲调是感情的流泻,作曲家的爱憎总是融汇在作品里。身为部队培养和人民哺育成长的作曲家,羊鸣紧跟时代,贴近官兵。我军建设发展的每个关键时期,他都用响亮的音乐作品繁荣部队文艺。歌颂党、祖国和军队,歌颂新时代、新生活、新英雄,成为羊鸣每个历史时期音乐创作的主流。原空政创作室主任韩静霆说:“羊鸣的生命力是连贯的,他写的东西,都是这个时代的主旋律。”与羊鸣并肩战斗多年的词作家石顺义认为:“但凡与羊鸣同志接触过的人都感到他很年轻,不只是外表年轻,更是性格上的年轻、心态上的年轻。是什么原因使他生命年轻而艺术创作上也永葆青春呢?据我与他多年合作的体验,以为就是那份须臾不肯放弃的社会责任感,使命感和与生俱来的艺术创造精神。”

与时代共鸣,为音乐燃烧。旋律根深叶茂,韵味天空海阔。羊鸣说:“我是在空军成长起来的,我深深地挚爱这片蓝色的天空。这种情结,永久记在心里。离开岗位,我仍然为自己作为空军的一员而自豪。”

“问君可有梦,我梦在蓝天。云深不知处,豪情戍边关。”这首由阎肃作词、羊鸣作曲的《蓝天行》,是电视剧《白云飘飘的年代》主题曲,也是羊鸣最喜欢哼唱的歌曲之一。聆听这样的旋律,仿佛可以从那副架在额头上的镜片中望见他的心底,他的心灵正是那蓝天的底色,飘荡着一朵朵白云。如此浪漫,如此纯粹。

# 兵心悠然

■任天乐

我出生在新疆,长在部队大院,如今是陆军步兵学院石家庄校区的大四学员。从懵懂少年成为一名军人,我曾经自问,为什么选择军校?

动机很朴素,就是崇拜父亲,打算追随父亲的脚步。父亲是一名军人,30年忙碌在反恐和边防战线。沙漠胡杨、戈壁红柳和不停迁移的家,填充了儿时的记忆。看到、听到的,就连生活习惯都和军人有关。甚至,父亲对我的惩罚都是军事化的。朋友们夸我天生是当兵的料,我以此为骄傲,并深信不疑。2016年,我如愿考入陆军军官学院,却遇到严峻的挑战——军人身份转换的过程漫长又痛苦。

自以为生长于军营、了解部队的我,曾立下人生志向:要做一个和父亲一样优秀的军人。可现实给了我沉重一击,入校半年后,我险些成了逃兵。新训结束,新鲜感和紧张感随之退去。一切和我之前的大院生活完全不一样。迷惘和种种不适应接踵而至。内心退堂鼓一旦敲响,就不停给父亲写信打电话抱怨,没

有动力做事情,甚至拒绝和战友交流,一心只想逃离解脱。父亲苦苦劝说,无计可施,甚至几次来到学校开导我,目光中隐藏着深深的无助。我继续用挂科和抱怨折磨他,他只能强作轻松。再后来,我开始质疑和自责,尝试用阅读打发时间。终于有一天,《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走进我的视线。读完这本29名采访对象口述实录,我陷入了沉思。在艰苦的环境中依然不忘初心,是一个走向未来成功必备的底蕴。我开始尝试接受军校里的规章制度。或许是精神支配感觉,慢慢地,久违的笑容又回到我的脸上。

我曾经思考,从军校收获了什么?能力和精神层面的获得感尤为强烈:一是养成的政治意识,二是打磨出的忍耐坚持,三是适应复杂环境的综合能力。

“作之不止,乃成君子。”作为军校学员,平常在网上不跟歪风,不发表与身份不符的言论。在社会活动中,自觉与不良现象做斗争。在学习训练上,苦练制衡强敌的本领素质。大三最后一学

期,我以模拟排长的身份,带队参加联考。50公里的负重行军,连续的战场生存和技战术考核,全部顺利通过,没有一个人掉队。过关后的喜悦,让我意识到,战斗力不是在战场上自由发挥出来的,而是在平常的枯燥中打磨出来的。

大二国庆节前夕,我被安排到安徽水利水电学院带军训,通过队列和内务养成等训练,让一群大学生真切体会到集体荣誉感和付出的成就感。军训结束时,他们依依不舍的泪眼,也让我明白军装的力量和自己的价值。

抱怨和不满,随着年龄增长而减少。沉淀下来的,是芳华岁月的战友情谊。

我生活过的昆仑山,出产和田玉,分为山料、山流水、籽料和戈壁玉。山料和戈壁玉生长在山体或戈壁滩。山料被水带到下游地带,被岁月打磨得更加圆润光滑,形成山羊脂料。和田玉之所以成为四大名玉,是因为有羊脂般的外表和坚不可

摧的玉质。军校生活,看似一成不变粗糙的伙食、非寒即热的硬板宿舍,无法变通的线条管理,正如昆仑山的艰苦环境。外部的挑战与磨砺,催生内部的坚忍和团结。一千多个朝夕相处的日子,已让我们筑起不散、扯不断的战友情。

套用新疆军旅作家周涛的几句诗,来怀念我流汗流泪的军校岁月:合肥石家庄/同样属于勇敢的灵魂/铸造着多少/不平凡极有个性的巨人人生/训练场是海的怀抱/敞开着,拥抱着四面八方的青年/五尺讲堂孕育了特殊的军人/无论五湖四海/都会巧妙地为融为一体/染上钢铁般的气味/在这里流淌的汗和泪/会让你忘记所有的地方/可能你最后会离开她/离开她很远很远/但是你绝不可能忘记她/母校呦/也许并不是白头偕老的妻子/却是终生难忘的情人。

## 一瓣心香



萍风(中国画)

林 凡 作